

华芭山村



.5

华芭山村

香港 陈浩泉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85·北京

华芭山村

陈浩泉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6 $\frac{7}{8}$ ·140,000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社目: 118-164 书号: 10309·64 定价: 1.50元

责任编辑：杨培林
装帧设计：唐伟杰

目 录

一	迷路的大学生	(1)
二	“草药专家”	(26)
三	杯子和水	(42)
四	原放与“凉亭车”	(48)
五	受骗回家	(64)
六	潮流冲击黄宫学府	(70)
七	初干农活	(81)
八	飞越重洋的友情	(99)
九	华强叔学针灸	(106)
十	三月的杜鹃花	(123)
十一	茉莉·“古典美人”	(134)
十二	学生们到山村来	(155)
十三	洛珊与同学们	(168)
十四	一个木瓜	(189)
十五	别了，华芭山村	(204)

一 迷路的大学生

午后的山村，恬淡、死寂。

嗯，有树丛中的鸟声啁啾。

一手拿杀虫水，一手拿竹枝，原放一心一意地在菜畦间剔除黄黄绿绿的菜虫，要把这些攫取绿色收成的家伙消灭，并捣烂它们繁衍祸根的卵堆！

“嚓嚓，嚓嚓！”

循声音的方向望去，一个年青人出现在下坡的山路上。他手里有个小纸皮箱，背上还有个背囊。

对视一下，年青人又低下头，专心专意地走他的路。

然后，他来到了原放面前。

“嗨！”点头，这算是招呼了。

原放缓缓地抬起头来，心里有点不快。

“认得我吗？”年青人虽有点傲慢，但不令人讨厌。

“你？”

“嗯！”

奇怪，这寂静的山村，平时鲜有生人来到，除非是假期偶然有人来旅行。可是，眼前却突然闯来这个小伙子，还要我猜他是谁！

嗯，这人是有点面善。

“对了，你是几个月前在这儿迷过路的！”原放叫出了

声。

“你的记性不错。”

“今天你又迷路了？”他侧着头。

“不！”年青人笑了，把手中的小纸皮箱放在路旁。“今天我要来这儿住。”

“又住一晚？”

“不，这回是长住啦！”他干脆坐在箱子上。

“长住？”不能不疑惑。

“嗯。上次你父亲答应我的！”

“呵！”原放不禁笑了。

“你笑什么？！”年青人似乎有点生气了。可是马上，他举目环视这山坳中的小村落，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“是不错呀，华芭山村！”年青人象在自言自语。

当然，小山村是不错的。高低蜿蜒的群山簇拥着它，卧躺在静静的山坳中，它象母亲臂弯里的婴孩。

绿树丛中，那十几间砖屋和石屋也静静地站立，象特别为这构图而存在。

还有，小山村拥有一级级的梯田，拥有山坡的果林，拥有眼前的菜地、花圃，拥有野生的杜鹃、洋紫荆、黄菊，还拥有自由鲜甜的空气和怡人的蓝空、璀璨的阳光。

“喂，还没请教你大名呢！”原放把他从凝视与沉思中惊醒。

“哦，我叫杜澎。”

“嗯，杜澎，你刚才是怎样来的？”

“坐‘的士’来。”他说，“我截了好几辆‘的士’，只有这个司机可怜我！”

“哈哈！”原放笑了。“这个偏僻的地方，‘的士’当然不愿意来啦！”

“我有车钱给他！我不是劫匪！”

“哎，既然有人可怜你那就算了！”

“刚才我在路口见到一辆车子。”

“那是我的老爷吉普车。”

“哦——嗨，言归正传，现在我搬来住呀！”他猛省过来。

原放差点又笑了，这个年青人的言行象在玩着一项游戏，可是看他说话的神态、看他所携带的大箱小袋，你不能说他的话是虚假的。

眼前的他：高高的个子，身材有点修长，戴着黑框的近视眼镜，有着一股书卷味。但看来他的身体不太弱，背上的爬山背囊告诉你，他会是一个亲近大自然的人。

他眉毛略粗，鼻子挺，嘴角微向上翘，深锐的眼神背后似乎有点迷蒙，对这个世界，他的眼光是冷漠、傲视与怀疑。

还有，从他的身上，原放嗅到了一点奇异的味道。什么味道呢？也许是“新潮”的“洋葱味”吧！

这时，杜澎那轻率的、随便的、无所谓的神态把原放牵引到几个月前的记忆中去……

黄昏，在华芭山村似乎有一阵子的热闹。金黄色的夕阳替树林和房屋镀上了光彩的色泽，田园里干活的人们荷背着夕阳回来了，懂事的孩子把鸭群赶到小池塘去游浴一番，然后把它们关进围笼里去。到墟镇上做工的人陆续地回来，大榕树上，鸟雀也“吱吱喳喳”地归巢了。

突然，后山的树林中走出一群青年男女来。

“咦，是一个小村子！”

“对，别怕！咱们找到人了！”

他们嚷着。

这时候，华强叔正洗了手脚，扛着锄头从田埂下走上来。

“老伯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”一个头扎两把发帚的女孩子走上前来。

“这里叫华芭山村。你们是……”

“我们是旅行来的，可是翻了两个山头就……”女孩子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，然后划着圆圈。

“哦，你们是迷路了！”

“从这儿走到有车搭的地方要多久呢？”另一个小伙子问。

“至少要一个多钟头。”华强叔说，“可是，你们路不熟，现在天又快黑了！”

“一个多钟头怎样走呀，我的腿快断了！”另一个女孩子差点要哭了。

“咱们干脆在这儿住一晚！”说话的是杜澎。

“什么？今天不回家！”有人恶作剧地叫。

“走不了啦，还讲风凉话！”头扎发帚的女孩子娇嗔地撅起嘴巴。

“为了安全，你们留下来住一晚也好。”华强叔说，“不然，我得找人送你们出去。”

“不必啦，留下来，别走了！”男孩子们都是喜欢刺激的，他们“依依呀呀”地嚷叫起来。

三个女孩子没办法，也只好听从了他们。

后来，华强叔知道这一群青年男女是岛上大学的学生。

当晚，这群迷途的大学生就在华强叔家借宿，于是，他们见到了老人家的儿子华原放和女儿华兰开。

华强叔和女儿特别为这六、七个大學生弄了一顿晚饭，然后，安排他们的宿处：三个女孩子跟小女儿睡阁楼，四个男孩子则随便地睡厅房。好在华强叔的砖屋不小，不然一下子增加六、七个人，挤也挤不下呢！

晚饭后，这群年青人拿着手电筒，村前村后地全跑遍了。整个晚上，他们没有一刻安定。

十点多钟，夜空突然传来一阵“隆隆”的声响，由远而近。然后，空中出现了几点红光。

“是直升机！”原放说，“你们没回去，家里的人可能报了警！”

“哈哈！我们失踪了！”

“明天的报纸上，我们可能是新闻人物呢！”

没有担心、没有烦恼，反而把家人对自己的关怀拿来当作开心的笑料！原放微皱双眉，内心不禁涌起一股轻微的反感。

“喂，你们找个人跟我去墟镇打电话吧！”原放说。

“打电话？不必啦！”

本来，原放是想跟这些大学生们聊聊的，现在，他心中的这个意念已经隐退了。

第二天黎明，原放起床，推开睡房的门一看，人全都不见了！可是行囊却遗下。奇怪！

走到外面搜索一番，原放才发现他们在远处的山头。原来，天未亮他们就跑到山头等看日出去了！

“华强叔，村子里有好几间屋空着，假如以后来住，能

不能租一间给我们呢？”临走时，杜澎问。

“当然可以啦？只怕你们不敢来这穷山村住。”

……

事情已经过去几个月了，想不到今天，杜澎真的来了！这时候，原放说：

“你到我家坐坐吧，我父亲就快回来了！”

“你父亲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替镇上大牌档（熟食小贩的摊档）的肥佬看病去了。”

“你父亲是医生？”

“嗯，是医生，一个土医生！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跌打、中医、草药，他会一些，握针管、使听筒、拿手术刀，他可就不是那一家啦！”

“那也不错了！”

“哥哥！回来喝杯水吧！”远远地，砖屋里面蹦出一个穿枣红衣服的女孩子来。

乍看，她象一个火球跟随着清脆的声音弹出门外，然后，她跳跃地向菜地走来。

她是原放的妹妹——兰开。

见到眼前的陌生人，她站住了。

“我妹妹兰开。”原放替他们介绍。“这是杜澎，认得他吗？”

“当然认得呐！迷途的大学生！”兰开顽皮地侧起头，端详了他一下。

“小姑娘，别取笑我！”

“什么？我这么大了还叫小姑娘？”她愠嗔的语气是一本

正经的。

“兰开，没有礼貌啦！”做哥哥的摆起了架子。

妹妹向他扮了个鬼脸。

站在一旁的杜澎笑着，他在注视着眼前这山村姑娘。

清秀的眉目有一种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刚健，皮肤微红微黑，一对眼睛机灵得象滑动的圆珠子，红衣、蓝裤，衬着一头蓬松别致的头发。

象这样的女孩子，在都市中是少见的。她给人的感觉是活泼、可爱、富有生命力。她，是大地的女儿！

这时，山坡的杜鹃花开得灿烂，然而，一团红色的兰开却比杜鹃更加灿烂。

兰开熟练地拿起杀虫水和小竹枝，帮起哥哥来了。

在田埂旁的水渠里洗了手，原放纵身跃上大路。

“走，到我家去歇歇！”

把菜地里的活儿留给妹妹，原放把杜澎带到家里来了。

“来，喝杯竹蔗茅根水，这是我妹妹刚煲好的。”原放把两杯草药汤放到桌子上。

“谢谢你！”

杜澎开始留意到屋里的好几个角落都放着草药。有青绿的、有晒干的，也有小树头一样的……门口的铁丝网和石板凳上也有一些青草药在晒着。

“你们家简直是草药店呢！”

“差不多。”原放指指靠墙的一个木柜。“你看，那边更多，而且全都分门别类了。”

这个木柜间成一个个小格，格子里面摆满各种各类的草药，旁边并写明各种草药的名称。

看到这，杜澎不禁“哗”一声叫了出来。

这时候，华强叔回来了。

“爸爸，这是杜澎，还认得他吧？”原放替父亲接过手中的药箱子。

“哦，认得，认得！”华强叔打量了一下杜澎，说：“年青人，坐！”

“爸爸，杜澎想在这儿住一个时期。”原放把一碗竹蔗茅根水递给父亲。

“是的，我想租对面的那间石屋住住。”

“嗯，有这样的兴致？”华强叔望望杜澎，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。“那好，等会儿我就带你去看看屋子。”

说罢，他把碗中的汤水一饮而尽。

杜澎所指的是大榕树附近那座单层的石屋，屋主严家兄弟到英国做工去了，这屋子就托华强叔代为看管。

打开有点生锈的铁锁，华强叔双手把门推开，里面简单的陈设依旧，有一张圆台、几张椅子。两边墙壁都有窗口，光线充足，只是周围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尘埃。

“这是厅，还有两间房。”说着，原放把房门推开了。

“如果你合意，咱们可以马上打扫一下。”华强叔说。

“我是满意了，可不知道要多少租金？”

“严家兄弟俩都不在，他们不会斤斤计较租金多少的。反正屋子空着，三十、二十，随便你给多少好了！”

“好，那我就在这儿住下来！”

“家里知道你来吗？”华强叔问。

摇头。

“不行。”他说，“你一定要通知家人，然后我才答应你在

这儿住。”

“那，好吧！我明天就写信回去。”

“嗯！”老人家点点头。“原放，咱们马上把屋子打扫打扫。”

还不到一个钟头，三个人就把小石屋清扫干净了。

“咦，住到这僻远的山村，你怎样上学呢？”原放突然想到这问题。

“我……暂时不念书了！”

“……”原放没说什么。

杜澎把简单的行李搬了过来，然后开始摆布一下室内的陈设。

房子里有家具、被席，一切虽然简陋点，却也齐全。杜澎想到：两个房间，一个当卧室，一个当书房，还有一个小厅，这样的居住环境是不错的了。而更令人着迷的是窗外那满山的青、遍野的绿！

忙了半天，杜澎感到疲乏了。这时候，他往床上一躺，全身的筋骨松弛下来，顿时感到无比的舒畅。

希望以后在这儿的日子能够过得畅快一点儿。从烦嚣的闹市跑出来，从笼子般的家庭跑出来，我没什么奢求，只希望有一点安宁。

虽然经常住在学校的宿舍，虽然学校与家有颇远的距离，但是，母亲“关心”的手，父亲干预的手，总要伸进我的生活中来！

那天，杜澎和父亲一次不愉快谈话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脑际……

“澎，你快念完这两年书了，爸爸这个摊子要由你来接

手了!”

杜澎没出声，心里却已经很恼怒了，生意、生意，整天就是要我做生意！真讨厌死了！

“你妈近来身体很不好，你的婚事，她很焦急呢！”做父亲的没有觉察到儿子的神色，顾自往下说：“姑妈也为你留着心，她已经暗中替你物色到一个姑娘，这孩子是洋行当秘书，收入很不错，人品……”

“别说啦！我不喜欢听！”

“你是这样跟我说话的吗？”父亲的脸色变了。

杜澎鼓着一肚子气，一声不响地跑出了门口。

现在，远离了家庭、远离了学校。那陈腐的书堆，不钻也罢！那么，我将不再是父母身上的包袱，我可以自由自在啦！

我必须自立，首先，要解决生活的问题、肚子的问题。可是，这事情还没好好地计划呢！

想到肚子问题，肚子马上感觉到饿！中午只在镇上吃了一碗面，这时候也该消化完了。

是的，生活的问题怎样解决呢？身边的钱不多，即使多也难免坐吃山空呀！生活，是要认真对付的呀！

哎，走一步看一步，先解决晚上这一餐再说吧！

马上，他“霍”地从床上跳起来，直往门外走。在门口，他与原放撞了个满怀。

“哦，我想问问，村子里可以买到米吗？”

原放笑着摇头。

“肚子饿了吧，到我家吃饭去！”

“这怎么成呢？”

“不成难道你要挨饿？”

“我应该出去买东西来自己弄饭吃。”

“别傻气啦，先吃了晚饭，其他的明天再说。”原放把他拉出门来。

夕阳殷红的斜晖透过山岗上的松树倾泻在地上，整个小山村象镀上了一层薄金。多迷人的黄昏啊！杜澎在心中赞叹。

来到华强叔家，只见老人家在门口收拾着晒干的草药，一群小鸡围着他“吱吱啾啾”地叫着。

“华强叔，看来你是草药专家！”杜澎说。

“这玩意儿没什么专家，全是耕种人在劳动中摸索出来的。”

“可是你懂得多，这是事实吧！”

“杜澎，看来你对草药也有点兴趣呢！”原放说。

“只要是植物，我都有兴趣。”杜澎说，“我曾想过要念生物系呢！”

“那后来你念的是什么？”

“一般人认为最不现实的文史。”

进入厅房，只见长方形的饭台上已经摆着四双筷子和匙羹，然而饭菜还未端出来，大概是兰开在厨房里忙着。

这时，杜澎又满有兴致地走到放置中草药的木柜面前，这边看看，那边瞧瞧，偶尔也拿出其中的一两种草药来嗅嗅。

独脚金、半边莲、火禾辣、车前草、神仙草、白花蛇舌草……真是名目繁多啊！

华强叔捧着一堆晒好的草药进来了。

“能不能给我讲讲这些草药的用途呢？”杜澎提出要求。

“可以。”华强叔把手里的东西放下。“好象这种叫珍珠草，可以治黄疸病；羊蹄草，可以治疴血、疴白痢；这种车前草，是最普通的草药，功能是去湿利尿。”

“这种呢？”

“俗语说：‘身有独脚莲，不怕与蛇眠。’这就是独脚莲了，可以解毒。”华强叔兴致勃勃地继续说下去：“还有这个，七叶一枝花。‘七叶一枝花，能医万年虾。’可见用它来医哮喘是最好不过的……”

“爸爸，开饭啦！”兰开捧出一大碗汤。

“提起草药，他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呢！”儿子最熟知父亲的脾气。

“好，好！先吃饭，以后慢慢再讲。”华强叔滔滔不绝的话语只好暂时停住了。

把饭和汤捧出来后，兰开又忙着进去端菜，然后又盛饭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她虽然是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姑娘，但见她腰间系着围裙，衣袖捋得高高，厨房里外，忙得头头是道，完全象个能干的主妇！

“来，吃饭！”

“杜先生，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你，我又煮得不好，你将就一点呀！”兰开突然口齿伶俐起来。

“别那么客气，叫我杜澎好了！”

“好，好！大家都不用客气，肚子都饿了，应该动手啦！”华强叔坐下来。

这顿晚饭虽然谈不上丰盛，但却可以看出主人的热诚。